[illegible]

薛文清公行實序

嗚呼聖賢之學不明於天下久矣自濂洛關閩之後以斯道為己任者寥寥其人在元則有魯齋許公靜脩劉公

國朝則有文清薛先生此皆終始大節無可疵議所謂道學之儒者是也先生嘗言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故其幼而壯壯而老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無一事不求合於義在大理時權奸中傷則臨難而不避在內閣時義有所不合則見幾不俟終日在河津時隱居樂

道則講學以淑後人傳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先生殆兼之矣如是而謂之儒者其無愧乎平生所著述若讀書錄續讀書錄諸書咸明白簡易力挽末學詞章之陋蓋其踐履精純言與行相顧匪若立異衒奇高遠無實者所可倫也或曰從祀闕庭凡立言行道有功於聖門者皆取之若靜脩與先生篤志聖賢之學終其身而不變可謂有儒者之實矣而弗獲預非缺典與予應之曰歷代從祀之議有定於一時者有閱歷數十年與百年之後而始定者要其極秉彝好德之公烏能泯哉今議者輙以著述少之謂劉靜脩明道之功不如吳草廬薛文清講道之實不如考亭諸弟子舉其一節而遺其全體非天下之定論也夫生乎百世之下而奮乎百世之上不由師傳專心正學所謂豪傑之士間世之才其有功於名教也不為小矣以之侑食廟庭復何忝乎

聖朝文運聿興崇儒重道激勸風化之事以漸舉行然則二先生之從祀恐終有不可廢者矣宇故併著其說以備論世者之采稡是編者河津王生鴻娶於先生之孫為石灰山關大使云

正德六年歲在辛未六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太原喬宇序

薛文清公像

讚

見道分明力行純正成己成物敦誠與敬進禮退義寵辱不驚言詔来世德充厥躬翔鳳在郊喬松在嶽公輔之材真儒之學

監察御史甯杲拜讚

薛文清公傳

鄭端簡公曉

公名瑄字德温河津人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周程張朱諸書遂棄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至忘寢食永樂十九年進士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深探密玩潛思有得秉燭疾書或通宵不寢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翕然愛敬王振問三楊吾鄉誰可為大臣者皆薦公召為大理右少卿三楊以用公出振意欲公一見振公正色曰安有授官公朝而拜恩私門

耶振聞憾公會有獄夫病死三年其妾欲嫁其私
人王山山振姪也妻在禁妾弗得嫁遂誣妻毒殺
夫下御史獄坐妻死公辨其冤三駁臺官謟事振
又曲庇御史劾公受賄棄律出人死請廷鞫振喜
曰是固應死竟坐公死繫獄公怡然讀易不輟得
大臣伸救又家人乞代死得免歸田居家六年造
詣益邃十四年給事中程信薦起為大理丞分守
北門禦虜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京
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屋竄
海中王文即訊坐謀叛公抗章辯獲免是冬御史
劉孜薦公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實君子
之儒不宜置之閑遊乞召公館閣之職俾講學輔
導必有裨益
上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四年秋召為
大理卿裕陵復位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居數月轉左會欲遣使徵獅西番公持不可
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致仕去四方從學者
日衆公學貴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
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
大小衆寡待之以誠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

僻之說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
書錄二十卷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復著
書程明道許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
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
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
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
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幹輔廣之
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緒說未知可伯仲
否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嘉靖二十三年令春秋專
祀於鄉

文清公傳

彭韶

公諱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父貞為元氏教諭母
齊氏夢一紫衣謁見遂生公年十二能作詩賦已
而從魏范二先生講性理諸書嘆曰此正脉也遂
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學舉鄉試第一永樂辛丑
登進士第擢御史監湖廣銀塲暇日手錄性理大
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其所得即起
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遷山東提學僉
事每臨諸生親為講解不事賈楚正統間楊文貞

公薦為大理右少卿既至轉左少卿作大理箴以
自警時王振當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
邀拜其門公曰安有授爵公朝而拜恩私門邪後
遇諸途公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
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具公
辯其寃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人罪繫獄
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
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將決家人祈代死得
免放歸田里家居六年閉門不出造詣益深己巳
之變給事中程信論薦為大理寺丞景泰初陞南

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於
江上公獨不往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
耳有頃召回為大理寺卿蘇松饑民貸粟富家不
與遂焚其廬舍蹈海以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
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公抗章辯之獲免者衆天
順改元
英廟復位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召入
內閣尋轉左侍郎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西番
公曰不可不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
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歸從

學者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八年六月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公為學貴踐履一言一動於禮有違便自身心不安况辭受取與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立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竒僻之說時呼為薛夫子云

贊曰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寤寐河洛以究春陵敭歷外憲大棘之卿縲絏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制以弼以承豈實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道之楨

文清公行狀

闞禹錫

先生諱瑄字徳温世為河津人隋唐間薛姓最顯所謂河東三鳳是也但譜牒不存無以為徵祖仲義通經史值元亂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真定元氏教諭娶邑人女齊氏調玉田縣教諭齊氏一夕夢一叚冠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誕夕肌膚如水晶[illegible]五臟皆露家人以為怪欲棄之祖仲義聞其啼聲洪大力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祖素善卜遂以生字推

之曰此兒必振吾宗矣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子時也六七歲祖教以小學四書千百言過目即成誦不為兒戲端坐儼如老成人姊妹見其坐皆不敢過其前自幼天性即能作詩賦人皆以薛天才目之時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海寧李大亨范汝舟皆元耆儒為御史等官謫戍玉田先生禮延於家與之講論五經四書子史百家泛及釋老天文地理之學諸老儒退謂人曰此子聰敏力行可畏聖門有人矣皆不敢以師自居而結為友比及十三四五經諸書皆畧通大義洪武三十二年例停止北方學校父貞改除四川馬湖府平夷長官司吏目以地遠夷獠難治土官子弟喜先生幼能詩咸背負其家請與作詩句教讀書至晚輙以小豚為禮送之日以為常作平雲南賦上沐國公大奇其才父貞因得有所依倚無虞永樂元年父貞詔回復除河南滎陽教諭時先生年十五矣諸生咸尊為師叅議陳宗問行部至滎聞先生名請見先生固辭不往宗問異之就學舍相見既而索先生詩藁觀之及視其動靜不苟謂異日必為大儒欲以奇童薦諸

朝先生以年未至學不就固辭乃止先生遂厭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精思力踐一言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反側不寐永樂十七年父貞改除鄢陵教諭時例教官乏科貢者充戍父貞固欲先生且應科舉先生遂遵父命中河南庚子解元明年登辛丑曾鶴齡榜進士第學士楊士奇聞先生名邀致館下以訓諸子先生固辭卻之時父貞任懷慶府河內教諭病故先生丁憂而葬祭一遵家禮行哀毀人所不堪四方遠邇咸來吊海寧李大亨諸公皆自吳越來吊人以郭林宗徐孺子之事稱之服闋赴

闕上章願就教職以卒所學宣德三年

宣廟思振風紀擢為廣東道監察御史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不已會差往監湖廣銀場同列以為賀先生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至則點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值冬夜雪飄盈几讀誦不輟或思有所得即起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

寐味而樂之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遂積為讀書
錄宣德七年丁繼母許氏憂服闋復除雲南道監
察御史正統元年有言學政不舉者由提督不得
其人
詔遴選碩儒吏部尚書郭進首薦先生學行履歷之
詳陞僉事提調山東學政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
示學者俾先致知而後力行居敬以窮理由經以
求道按臨所至必先詢其力行而後及於文藝親
為諸生講解懇懇告以為人為己之學誨人必隨
其才器成就之或以行步或以字畫或以講誦或

以詩賦各因其所長取之不求全而責備數者皆
無然後不得已必使以儒冠拜祖宗而後去之諸
生感慕不已至今談及輙皆下泣無老少賢愚皆
以道學薛夫子目之正統六年
朝廷差辦事官張鳳召先生諸生一聞啼泣遠送徘
徊不舍為牌位生祀之初吏部尚書何文淵辭職
去言於學士楊士奇曰薛某學行無愧往哲某不
能進盍舉之以代已耶侍郎中有不悅先生者曰
溺古不知變通
召至遂為大理少卿掌印未及五閱月辯白錦衣衛

已成案大獄十餘起指揮馬順滋不悅屢譖於太
監王振時振權傾一時自三公以下莫不行跪禮
學士楊士奇曹鼐知振憾先生恐其獲罪屢諭先
生以時勢所在且曰先生此
召雖其薦之彼亦素聞其名盍同已往謝其門先生
正色拒之曰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耶會有百
戶實病死二年其妾私通行事校尉遂欲娶之妻
賀氏執以服未滿不從校尉唆其妾誣妻魘魅夫
死錦衣衛成案送都察院審先生數辯其冤致問
者八道仍依其舊先生奏調刑部再問郎中潘洪

躬察其事果冤先生遂劾奏堂上官及經該官吏
時都御史王文素憾先生遂與馬順譖於王振振
大怒嗾諫臣劾先生是古非今輒辯已成大獄
詔下刑部獄擬先生大臣巧言諫免暗邀人心律大
辟待決時秋後復奏有工部侍郎王偉素與振善
亦聞公論不愜乃謂振曰人言薛某獄實冤若決
此人皆謂不能容賢振默然遂調先生錦衣衛獄
時學士劉球上章因忤振下錦衣衛獄以死及先
生赴獄人皆危之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通政使李錫聞之曰真鐵漢也大臣

為申救於中遂放回為民正統八年正月也家居
七年閉門不出雖鄉里罕得窺其面江西陜西諸
省弟子来學者百有餘人先生拳拳誨以從事小
學以及大學由洒掃應對以至於精義入神居敬
以立其本由經以求其道不事語言文字而必責
諸躬行之實問及科舉之學則默然不對終日正
衣冠危坐如對神明洛陽閻禹錫徒步来學及别
先生送至里門告之曰程門教人以居敬窮理為
要正統十四年科道等官陳信等上言曰薛某學
究性理

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先生上講學章以勘
定禍亂時欲取
諸王入議先生上疏擇取其賢者既而命先生分守
北門都帥見虜勢猖獗欲避其鋒先生曰虜懸軍
深入勢必不久既而果然北奔貴州苗叛
命将往征之委先生督運餉且賛畫軍事先生謂都
帥曰欲勵威武以服其外不若先布恩信以服其
心都帥然其計先為檄布諭諸苗示以禍福順逆
然後耀武以懼之貴州遂平先生上疏謂番州遠
夷當羈縻之不當責以貢賦不報先生嘆曰民力

竭矣吾忍重急之耶上章懇乞致仕戶部左侍郎
兼翰林院學士江淵上疏曰薛某躬行實踐深明
理學宜留
內閣近地以資啓沃景泰二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
富豪殘害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欲貸之先生曰
死者何辜竟抵於法周氏冤獄積年不明先生為
洗雪其冤人皆稱快其他平反多類此不能悉記
時大監與安袁誠鎮守南京例該各部每月赴彼
議事都御史張純先生同年也謂先生曰初見大
監盍加禮焉先生至與安降階與分庭抗禮與安
退謂人曰此人曾與王振作對頭肯為吾屈耶遇
端午節令人餽扇先生獨不受曰此
朝廷之禮不敢受刑部尚書楊寧少卿廖莊俱以才
學相尚及見先生嘆曰先生當於古人中求之何
敢與之輩行耶大監金英出差南京諸司多迎送
出郭先生獨不往英謂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彼雖不吾送吾不怪也至京言於
上
上素聞先生名遣使召先生景泰四年九月也欲大
用之中官有不悅先生者沮止之改大理寺卿草

場火患
上怒欲盡誅典守者先生為辯其寃蘇松有饑民乞
粟富家吝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
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五百餘家
解京衆畏文勢莫敢言先生首上章力辯其寃文
謂人曰薛某舊性不改當有以報之先生聞而笑
曰辯寃獲咎死何憾焉辯之愈力既而科道交上
章辯之但誅魁首三四人餘皆從戎其平反極多
人有錄戍帙者天順元年正月十九日
英廟復登寶位夜
召先生轉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
内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之時也先生曰其
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召入
便殿
上服短服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半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
此正薛夫子也太監曹吉祥用事一日生日同列
約相賀先生遽稱腹痛而出同列有矜其迎復之
功者先生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何耶凡事取
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學也

尋命為會試考官先生為首序以正學復性為言同考曰此數字久不言恐非時文請易之先生曰某平生學惟此數字而已

上即位初每日接見禮遇甚厚後連日不召見及太監曹吉祥國公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謂同列曰穆生云醴酒不設王之意怠矣盍去諸同列曰

上或有事先生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終日耶即以疾連章懇辭石亨素敬先生来視疾因謂先生曰如即不留我為先生啓

上請勑書即家為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

昔魯齋去元世祖賜勑書以教人先生懸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勑書也其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亨嘆息而去未幾學士徐有貞李賢許彬皆下錦衣衛獄是年六月初六日也居閣纔五月耳家居八年閉門不出四方從學者日衆至市館不能容先生惓惓以復性為教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而歐陽永叔言性非所先大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而還珠也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

昔温公退居於洛吕申公當國屡以書問起居温公不答其亦此意也積為讀書續錄平日奏疏削其稿皆不存一夕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文集綑成束置於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粘壁間忽遘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振屋白氣上升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有司為之具奏於

朝

詔贈禮部尚書謚文清遣官葬祭國子監丞李紳知府陳銓學官張表等前後上章乞先生入從祀當

道者未遑行之嗚呼自七十子喪而仁義之道不明於天下迨至戰國之時各售功利之說而不知仁義之道為何事孟子起而正救之論性善論仁義蓋所以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滅也孟子既没而仁義之道為之一蝕至唐韓愈獨能原性以示學者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韓愈有功於名教也有宋五星聚奎真儒輩出周子者繪太極一圖以明性理之源淵程子謂性即理也之一言乃窮本極源之至論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所以輔翼孟子性善之言朱子集群賢之大成而折

衷之然後仁義之道大明於世後學豈容再贅一
辭但至宋末文弊為之一極間有叛朱子之心學
而逐於異說者許魯齋獨能沿流求源而專致力
於躬行踐履之間尊小學為入德之門蓋祖朱子
之心學也及宋末詞章枝葉之學競起先生懼其
末流遠而本源晦也敬錄
御製性理大全書晝夜讀誦不輟然後約之於心身
性理之間謂太極即吾仁義禮知之性也謂五經
四書一性字括盡謂今之學者不知性之至不踐
性之至非學也著讀書一錄皆發明性理之旨非

徒言也而又能踐其言文集數千言皆祖述聖賢
之格言非徒辭也而皆根乎理若於性大本大源
無所見而徒馳騁乎辭章之工著述之富以為道
學則司馬遷劉向之博極群書賢於曾參之一唯
王安石王雱之著書萬言踰於顏回之四勿矣善
乎程子有曰荀楊不識性更說甚道龜山楊氏亦
曰歐陽修言性非所先可謂誤矣觀二儒之言則
堯舜文武之道統孔曾思孟周程張朱之道學豈
有外於此性哉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
舍性而論道有何道之可論舍性而著書又何書

之可著乎世謂先生著述少者豈足知先生之志
哉後之求先生者當於此考之

文清公神道碑

李賢

予惟吾道正脉實由近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
也至於我
朝乃始表章諸儒之言頒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
歸於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欣悅愛慕而篤
信之者未有過於薛公也今也云亡可勝悼耶乃
按其徒前國子監丞閻禹錫狀為公神道碑銘公
諱瑄字德温世為山西河津人其先自奚仲封為
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國為氏曾祖常祖仲義皆

通經教授鄉里不求仕進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
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瑄貴贈通議大夫大
理寺卿妣皆為淑人初齊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
而生公祖以生時卜之大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矣
童時教之詩書輙成誦日記千百言貞為滎陽教
諭公隨侍時年十二以所作詩呈監司監司大奇
之公聞魏范二老先生深於理學乃禮延於家供
弟子職日與講習周程朱張性理諸書久之嘆曰
此道學之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
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任河南鄢陵公應任將滿
尚之科貢乃充邑庠生赴鄉闈遂中解魁貞大喜
以為得子之助明年登進士第名動縉紳間是歲
秋貞有疾公親嘗湯藥不離左右居父喪一遵古
禮服闋願就教職會
宣廟思振風紀選擢雲南道監察御史尋差監湖廣
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舉古詩云此鄉多寶玉
慎莫厭清貧至則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
一書潛心讀誦每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
而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味而樂之不知手舞而
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不舉者吏部

尚書郭進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觧不事櫝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為左少卿公作大理寺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欲邀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私門耶已而遇諸塗衆行跪禮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其妾私於人欲嫁之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公為辯其寃都御史王文諂事振乃誣公出入人罪繫待决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辯寃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

易讀誦不輟将决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言官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聞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此虜必宵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

朝廷命将征之委公督運餉事竣而還景泰初公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䟽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雹人命者獄久不决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於法時有謡語頌公明斷刑

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公當於古人中求之守備中官袁誠無與抗禮者唯公至以賓主相待又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日南京好官惟薛御耳壬申秋復召為大理寺卿

時草場災

朝廷欲置典守者於法公力辯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避罪時遣

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辯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待公益加敬

馬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

英廟復位素知公學行遷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

制誥尋

命為會試官事竣為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奸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為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為人處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櫝而

還珠也忽遘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
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
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己巳八月初十日享年七
十有六配甯氏贈淑人生子四人長曰溥次曰淳
次曰濬為邑庠生早卒次曰治亦卒孫男四人禮
登天順甲申進士第孫女六人夫公之學踐履篤
實之學也嘗曰格物只是格箇性吾於日用之間
必體察之何事是仁之發見何事是義之發見至
於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是其貫通處也
每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手

不釋卷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
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
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
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
待之教人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
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詩則古淡出於自
然所著讀書錄行於世河汾集藏於家嗚呼宣德
甲寅秋予始識公於河津乃知造詣之深自後仕
途參商弗獲相從有時同
朝亦各守職務或有所疑但以簡質問而已天順初

公入
内閣予亦濫與其間幸得相從曾未數月公致仕去
矣有道者之難遇也如此公之沒也四方之士聞
之莫不嗟悼訃聞
朝廷贈禮部尚書諡文清遣官諭祭令有司營葬可
謂生榮而死哀矣為之銘曰
昔有王氏鳴道河汾流風餘韻以啓後聞乃若薛
公不以自足濂洛關閩意向甚篤稽其出仕實始
為親别歷中外進學日新學既日新道亦有得身
體力行志無少息操履堅定外物不移中心自固
夫豈有私富貴利達患難貧賤隨寓而安曷有歆
羡成就後學大小不遺由粗而精以隨其資嗟今
之人無公所好公今已矣誰臻其奥勒銘於石以
詔鄉人千載而下庶獲其真

重建薛文清公祠堂記

禮部侍郎高陵呂柟撰

文清公薛先生祠在其縣河津南街東面粵自弘治九年之夏給事有奏（禮科楊廉）禮部具題勑下省邑鼎建祠宇兼賜名額崇儒重道日照月臨爾乃草創之初規制隘陋久且傾頹嘉靖五年三月山西按察副使王公（武陽光）按部河津奮然興懷欲於本道贓罰米石量除百金為增脩具遂告諸巡撫都御史江公（貴溪潮）巡按御史馬公（信陽錄）儲公（襄陽良材）初公（潛江杲）咸嘉所舉有褒揚辭馬公又發金

五十改建舊坊（尚書坊）初公亦為祠事先降十金於
是王公委平陽同知許君琦猗氏知縣張翼董其
事乃買民地僧院增拓厥基建廟五楹廡重門
鳥革翬飛謂耕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
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
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母將就館夢紫衣人來）啼聲動
祖義之卜（先生生有異質家人乃欲棄祖聞哭聲止）五臟露如水晶其
清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方垂髫年幾議
欲請見而不往（謂李宗問）既嬰法豸師保求識面而不
得（楊文貞士奇）道若可行雖卑官不屈（先為大理少卿後為大理丞）

義如難從於權勢奚顧（謂抗時貴）玉田謫戍皆元之耆
儒也不敢以師自居稱聖門之有人（先生年方十五六隨父在玉田諸御史謫者永嘉徐懷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父請之教先生諸君皆以友處）金陵
鎮守皆時之巨鐺也不敢以勢自處雖卻扇而不
怒（太監興安表誠於端午送扇先生辭曰賜扇乃天子事不敢受）既講學以禦侮
虜既入而遽退（己巳之變）布恩信以撫苗撒方馳而蠻
平（語貴州都帥）辯究獲咎逆師保而不悔（蘇松飢民乞粟富家放火逃海上遺少保王文往勘事）
徵姦伸法雖豪右之罔赦（在南京大理寺）
或雪夜以抄經雖獄院而誦易（謂辯忤王文馬順王振）志在
仁人一磬士之必錄（提學山東將退王）法若可伸於軍妻

之必辯（謂校尉通百戶之妾誣其妻賀氏魘魅其夫事）既受爵於公朝不知私室之謝恩（為大理寺少卿時對楊士奇曹鼎時語王振擅權公卿屈事）欲傳道於来學豈對科舉之旁問稱病出閤寧犯乎吉祥（謂諸公拜賀曹吉祥）慷慨就獄思比於劉球（學士劉球先忤王振死獄中）英廟易服以見着昔汲黯之必冠（時上小帽短衣間先生至變長衣）石亨請勅與歸則比許衡之懸梁（時亨又請勅與先生教鄉里生徒先生舉魯齋故事）見幾而行於醴酒不設之時（見石亨弄威福柄）得書而比於居洛不答之老（謂得李賢諸公書）守車輪戶牖之志監銀場而黜貪墨一時軒耿諸公不足以方其清也

（謂都御史倪尚書九疇）為蔽粟布帛之文錄讀書而究性理一時劉李諸公不足以並其文也（謂文定定之文達賢）故蹇夏三楊勳矣人或議其節（忠定義忠靖元吉文貞士奇文敏榮文定溥）張許劉周節矣人或議其幾（冢宰紞修撰觀學士球紀善士修）吳陳羅胡有極高明之學道中庸恐未同（諭德與弼檢討獻章）（修撰倫敬齋居敬）黃李王于有以身狥國之勇盡精微恐不逮（忠宣福祭酒時勉司馬紘肅愍謙）若乃先生以力行為讀書以明道為修辭清而不詭異而且同潛學孔顏抗志程朱老不殊壯困未改通許魯齋之後未有見其能比者也故當其存時或曰今夫子（山東及四方士子稱

或曰真鐵漢（通政李錫稱）或曰好官一人（太監金英稱）或曰不愧往哲（冢宰何文淵稱薦欲代已時方提學）或曰躬行實踐（學士江淵稱且薦入閣）或曰本朝理學一人（太學士李賢稱）或曰學已至乎樂地（都御史張昺稱）其不平者止權貴耳及其既歿或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禮科給事中張九功奏）或曰明體適用比元大儒當入從祀（工部侍郎姚鏌奏）或曰潛心理學可祀廟庭（布政許讚奏）或曰有功名教侑食廟庭無忝（冢宰喬宇序）其未祀者蓋有待耳然則今日之舉振頹風而警後學廣德意而顯前哲豈為泰乎且是祠王公之父嵩丞河津時受委上司所督修者也丞嘗言當事制于掌印程期則逼于尊官使建置之未稱雖棄官而猶悔冢嗣憲副思光前志繼脩遺績夢雖徵于王氏今實兆于有薛（丞修祠時憲副尚未舉丞乞夢于先生先生告之吉語）謂先生之匪神胡前知之如覩既哲靈之不沒庶寢成之孔安先生諱瑄字德温別號敬齋文清其謚云

禮部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禮科抄出

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臣聞之昌隆之世必有名儒聖哲之君務脩正祀竊見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清薛瑄篤生

明時獨契正學踐履純粹行合聖賢造詣高明心同造化讀書二錄垂體驗之格言河汾一集攄性情之自得法姦直枉風裁由定見彌真郤虜平夷事

業自學問表樹非誠意正心不以告事
上一恭敬之忱即死生貧賤不能移律已悉剛大之
氣誠得濂洛之真傳上紹孔孟之正脉故當時稱
為
本朝理學一人而後世俱欲比元大儒從祀顧盛典
之有待致興望之日殷仰惟
皇上登極之初適當中興文明之會故言官有連疏
之
請而該部有集議之章誠以自漢唐而至宋元尚各
有俎豆文廟之士迨

明興二百餘載顧獨無侑食孔庭之人觀之今茲大
屬缺典傳之後代殊非美談乃衒奇者務異其端
而飾偽者更紛其舉執筆之彥心多不然應祀之
臣議亦旋罷此非所以光鉅典而彰
聖化持公道而厭衆心也臣等聞之名儒必孚衆而
後真公論必積年而後定瑄之生也則名公鉅卿
靡不稱服瑄之歿也則端人正士靡不頌思彭韶
大書於名臣而楊濂首紀於理學直請從祀者不
下累十餘奏獻議從祀者亦有累十餘札即論列
之不同實誦法之無間臣等嘗謂

聖世固多振起之士薛瑄尤為論定之儒從祀之典
匪輕非真人不可輙與真儒所係甚大當其時亦
難稽延伏請
勑下禮部刻期廷議果臣等所奏實可舉行將薛瑄
特賜從祀孔廟俾天下萬世咸知
昭代固有真儒而學士經生亦皆進脩之有定志斯
文之幸無疆之聞也且
皇上臨御以來褒表名德崇禮逸遺徵任耆賢延納
忠讜
天心助順雨暘應期萬國綏寧烝黎樂業四夷懷畏

獻捷貢琛興道致治之功考之今古斯為烈矣則
崇儒右文之典酌之時勢可獨後耶此臣等所以
惓惓再以瑄請也惟
皇上留神聽察焉臣等不勝悚息懇乞之至等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禮科左給事中雒遵
題為懇乞
聖明特録儒臣從祀孔廟以全
聖美以端世風事近於本月初七日早該臣導
駕侍議時天方大雨伏覩
皇上早御宸極傳制遣官祀先師孔子不以雨阻舉

朝臣工莫不欣欣然頌
皇上之盛美能急大禮如此者臣愚竊謂欲全德意之美當補未備之儀如贈禮部尚書已故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薛瑄者從祀孔廟一節誠不容久缺而不舉也臣謹按孔廟禮制并從祀諸賢得與之故敬塵
睿覽幸採擇焉粵昔孔子備聖神之全德為萬代之宗師國學建廟春秋二祭徧及兩直各省府州縣今古不易此其脩殷禮遵師道也至配享殿庭者多及門之哲士從祀兩廡者皆歷代之碩儒此其崇先進廣教術也然得從祀之賢惟取懿行真可以淑世著述真可以訓俗而徒尚奇騁詞者不與焉自漢及唐及宋下至於元每代必有其人庸顯文教之盛况我
皇明政治教化遠過漢唐宋至從祀孔廟不令一人與之是示後世以我
朝果無真儒也誠有之何以不與從祀也洪武迄今二百餘年道久化成士以大儒名臣稱者固多其人然極純不雜公議久定者獨薛瑄其最焉初生已具清姿稍長即知正學恥譚佛老專師孔顏孝

親敬長居家之休風率易而難及愛國忠君立朝之偉節時久而愈彰志在繼往開來行能師世範俗所著讀書一錄帙分上下二卷不尚繁文惟存實理發四書之奧旨闡六經之微辭體之可以修身推之可以弘化細玩其錄遐想其人真躬行有得之君子匪飾言眩俗之偽儒也擬諸孔門沈潛似顏子篤實似曾子與周程張朱可相伯仲其視許衡則誠過焉諸賢均得侑食於孔廟惟瑄不得分俎豆於諸賢也且先今諸臣頌德請祀者不為不多

皇上崇儒重道之意又為切至若猶延緩不使薛瑄早與從祀其何以宣
聖明之美意而備
昭代之大禮哉況表章先儒於既往即可以激勸臣庶於將來此典一行傳之遠邇載之史冊誠為盛事可寧久稽而不舉也如蒙
勅下禮部採久定之公議酧久闕之鉅典覆請
上裁決意擇吉日特將薛瑄錄入孔廟得與從祀之列則
德意昭宣而士紳增輝矣臣下情無任敬仰之至等

因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又該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
監察御史馬三樂等 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昭
聖化以振士風事臣等聞之帝王之治本於道帝王
之道本於學古先聖王之所以興道致治者未有
不尊尚儒術崇祀賢哲以倡道學而端治源也先
師孔子固當世享不易矣雖漢唐宋元莫不有從
祀諸賢亦各有以鳴一代之盛恭惟
太祖高皇帝闢乾坤於再造復日月於重光上接堯
舜之傳我
成祖文皇帝統一聖真昭明理學頒布性理諸書於
天下人文宣朗道化益新
列聖相承有隆無替二百載之間治熙教洽獨無一
真儒足以從祀孔庭者豈非盛世之缺典乎臣等
查得前故禮部左侍郎薛瑄鍾河汾之靈秀契洙
泗之真傳學以復性為本以主敬為要窮理以擴
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潛心孔孟寤寐程朱此許衡
而下造詣未有或之先者也而夷考其平生則剛
方正直不畏強禦稟清修苦節可質神明惓惓乎致

君堯舜而不隨世以就功名侃侃乎許身稷契而
不因難以移厥志知行兼全表裏無間誠
昭代理學之首出純然而無議者也視先儒董仲舒
王通胡瑗殆相伯仲使在孔門當不在四科下而
祀典未舉表章未至雖屢經言官連章上請而議
者或謂其少著述之功竟從罷議臣等竊惜之夫
儒者之術顧躬行心得何如耳今觀薛瑄所著讀
書錄體驗真切發明精確足以羽翼六經輿衛四
子視枝言無當徒切虛名者何啻天淵然則瑄之
實學賢於著述亦已多矣矧今士習漸流道真日
晦講良知者以頓悟為妙而畧居敬窮理之功論
道體者以幻空為言而昧理一分殊之實非惟不
足以衛道而實所以病道也茲欲挽之於正惟在
表章真儒使卓然知所崇嚮庶乎昭懿行於將來
振儒宗於百代誠計之得也恭惟
皇上纘建皇極作民君師治道之隆有光千古顧鉅
典豈宜久曠臣等愚昧伏望
聖明勅下禮部集議特將薛瑄從祀先師孔子廟庭
列於諸儒之內使萬世之後咸知我
明有真儒無愧朱程可以配享聖廟且使世之為儒

者知所儀刑軌範不蹈於異端曲學之弊庶大道
昭明而儒風丕振其於世教非小補云臣等無任
恐懼懇乞之至等因
聖旨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隆慶
元年六月内該禮科給事中趙軏直祀瑄著為令
典永遠遵行庶幾為稱如其縣小不足於建祠之
費或僻左無以昭示遠近於郡於省擇地尤便然
立祠祀瑄各有意義不許推及本處人物若鄉賢
祠然惟後有為瑄之學者舉以配食可也臣聞其
讀書錄嘗鋟梓於山東章丘縣乞

勑有司取其板本於國子監俾陸館諸坐皆得摹印
觀覽蓋自
京師而達之天下尤易矧南京國子監
國初收藏書板極富自諸經十七史外未易悉數今
京師監學止有王安石呂祖謙輩文集祖謙議論固
在朱熹張栻之間若安石不過文人之文置瑄之
書於其間夫何慊乎哉此外仍以印本發下福建
書坊翻刻市鬻務使天下之士皆得見之夫既祀
瑄而又廣布其書則人皆知
本朝亦有為此學者豈不有所興起者乎又安知不

有由瑄上沂宋儒者乎伏望
聖明以臣芻蕘之言付之儒臣禮官博議然後臨事
之節至死生榮辱略無少動其心迹雖未須於事
功而或出或處咸有裨於名教志雖不專於著述
而一言一字悉有功於聖門稽之我
朝理學諸臣固多卓然接迹而起而求其不由師傳
獨契正學上接孔門不絕之續以為百世後學之
依歸則實薛瑄為之首倡矣是以當時心誠悅服
者既衆口一詞而後來疏入從祀者亦累牘不置
在嘉靖年間曾下儒臣詳議各自

奏進其與瑄者十居八九即有一二未協者亦以禮
宜慎重姑俟將來至於瑄之人品未有或訾之者
也自我
皇上登極以來言官累
請部議累下至今尚未有定者蓋緣疏中所及者衆
輿論難同至於瑄之應祀則未有間然者也今都
給事中韓楫等監察御史馬三樂等復交章以
請且欲刻期廷議無非欲及時舉行以光昭
聖治之意若復仍拘往例再行各衙門撰議誠恐作
舍道傍久延歲月至使

一朝盛典又徒託諸空言矣合無俯從諸臣所請通
行九卿科道及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國子監
等衙門文學諸臣廷集會議各要虛己秉公悉抒
所見如有意見未同者不妨面相質難詳列是非
務求至當之歸俾成畫一之議議成會疏上請恭
惟
聖明裁斷勅下施行庶衆謀旣得於畢集而大禮適
觀於有成矣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昭代曠典等因俱奉
欽依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

禮部等衙門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等官臣潘晟等
謹題為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事該禮部題祠祭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
禮科抄出吏科等科都給事中韓楫等禮科左給
事中雒遵湖廣等道掌道事貴州道監察御史馬
三樂等各具題乞將先禮部左侍郎薛瑄從祀孔
廟緣由該禮部覆題稱竊惟孔廟從祀之典
國家所以崇德報功垂世立教其所關至重也同前
疏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續該禮科抄出廣西道監察御史李純
朴題為懇乞
聖明廣祀典以彰
聖化事乞早將薛瑄從祀孔庭緣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臣等謹欽遵前議會同六部都
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左右春坊翰林院國
子監科道等官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管理
兵部事楊慱等恭於闕左門集議臣等同議得崇
尚理學帝王盛美之圖秩祀名儒國家隆重之典
在昔先師孔子道全德備刪述六經其垂教萬世
者無窮故廟食萬世者亦無窮宜矣乃如四科之
哲配享廟庭七十子之徒從祀兩廡蓋以親炙聖
門光大聖教一體崇報亦禮所當然也其後自漢
以迄宋元名儒碩彥得與從祀之列者代不乏人
以今考之雖造詣有淺深學問有醇駁然或究極
性命之原或發明經傳之旨或懿行足以範俗或
流風足以感人均之羽翼斯文興起來學有不容
執一論者矣逮於我
朝治化休明德教淪浹名賢輩出輝映後先乃其力
任斯道卓然為一代理學之冠者則惟故禮部侍

郎薛瑄爲最馬謹按薛瑄山西河津縣人方幼年一見濂洛諸書即嘆曰此學道大脉也遂棄去詞賦專心於是其學以復性爲的以居敬窮理爲功以反躬踐履爲實潛心體玩至老彌精充養之純超然自得此其學淵之大原可考也平生言動舉止悉合於矩辭受取與一揆諸義居家則孝友無間與人則樂易可親中正足以矯枉律偏剛直足以廉頑立懦此其行履之大畧可稽也所著有讀書錄有河汾集雖不專以述作爲事而隻簡片言皆可師法微詞奥義悉合聖謨至今學者莫不尊信而誦習之此其著述之大旨可窺也至於立朝行己之際不折節於權門不謝恩於私室不屈法於貴近不攝志於臨刑榮辱不以關其心死生無以易其操此其樹立之大節可紀也故一時信從者有河東夫子之稱而後之追尊者有一代真儒之許此豈可以偶獲而倖致者哉以瑄從祀真可以接聖門統緒之傳而開後學向往之路者前後建議及此者蓋累十餘疏而盛典久虛群情日切今言官有交章之陳而禮臣有會議之

請及時舉行誠有所不容後者查得先年間有異同

之論或以瑄少所著述不知學貴心得道在躬行矧瑄所著書且十餘萬言不為不多誠未可以是而少之又或以宋時如羅從彥李侗諸儒尚未遍祀即我

朝理學諸臣亦多有應祀者不知講求於大明之後者為功易興起於絕學之後者為力難而

國朝倡明此學者則惟瑄為首是又未可因是而泥之也臣等寡昧惟是重大之典何敢輕議謹摭采瑄之遺事炳然在人覩聞者質之輿論考之祭法及參詳諸臣奏

進與該部覆議始末竊以舉瑄從祀為當仰惟

皇上道備明聖

天作君師酌古今禮法之中為綱常仁義之主伏乞

俯賜裁斷

特勅該部進瑄從祀孔子廟庭使二百年之曠典肇稱而千萬人之積仰斯慰其與世教士風信非小補天下不勝幸甚臣等不勝幸甚緣係懇乞

聖明崇祀真儒以成

昭代曠典及奉

欽依是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隆慶五年九月初七日會題初九日奉

聖旨薛瑄公論既定准從祀欽此

遺事

先生一日在內閣忽不見同列問左右曰何往曰謁中貴會至先生曰學者多說道不知出門一步已錯了既而曰狐趍狗媚吾所深耻

一日進閣一達官摳同列衣以踰閾先生鄙之曰昔有拂鬚叅政今有摳衣侍郎後人問之終不言其姓名

一日李學士賢與同列朝晋人鄙吝詭笑先生正色曰儉乃美德且此地非戲笑之所衆凜然

一日徐有貞李賢許彬退朝謂耿都御史曰

上厭石亨盍令御史劾之先生曰易云君不密則失
臣臣不密則失身春秋譏漏言既而嘆曰釁端從
此始矣後果致敗
先生將歸岳正初入閣曰何以教我先生曰凡事
且緩又曰英氣太露害事正不久得貶嘆曰某辭
公之罪人也
先生致仕歸行至直沽道中遇風雨舟不能前糧
之日中猶未食吟詠自若子淳有慍言先生聞之
以杖擊之曰我雖困而道則亨也
閻禹錫問李賢何如先生曰道理儘說得經學最

熟只少立於義有勞富貴氣象
或問閻禹錫白良輔先生曰洛陽似此兩生也難
得但恐後来立脚不定往別處走耳許彬與徐有
貞草誥辭有曰治水東郡纘禹成功先生曰擬人
必以其倫彼何人而擬之禹也
上果不悅卒以此敗衆以先生為知言
門人問人稱楊榮有王佐之才先生曰要有王佐
之事業須有聖賢之學問
先生在山東時憲使黃翰善書能詩一日以詩請
和先生援筆答之少刻益以數首先生即以十餘

首答之翰不復能乃謂衆曰薛先生書廚隨取隨有翰乞兒也旋去尋討

先生書似晦翁體甚遒勁

先生山東提學時有一生實聰敏因貧欲退故試不中生豫與教官關節同言曰此生果不堪先生曰生二祭掌何事曰擊磬先生曰磬在八音難和也彼能和之亦可用卒不聽其去後其人登科自言其事

先生之怒也如雷迅風烈其過也如雲消霧釋剛毅絶肖伊川其氣象亦類之

先生氣象莊嚴鬚鬢甚脩望之儼然可畏及聽其言温然可挹侍坐其傍不覺邪念屏伏

北京圖書館藏